

# 论谢氏家族的兴衰与谢灵运的文学创作

周静怡 邹子怡 赵怡雯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江西南昌 330000

**摘要:** 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 士族门阀兴盛, 其中谢氏家族人才辈出, 在社会各方面均做出了突出贡献, 至晋末宋初谢氏家族逐渐走向没落, 谢灵运正是诞生于这一转折时期。谢鲲和谢混等家族长辈、由道入佛的家族信仰对谢灵运文学个性的养成及诗风转变产生了影响, 仕途的失意赋予了谢灵运诗歌创作愤懑不平的情感基调, 丰富的庄园经济又为其提供寄情山水的条件, 致使谢灵运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关键词:** 谢氏家族; 谢灵运; 文学创作

##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Xie Family and Xie Lingyun's Literary Creation

Jingyi Zhou, Ziyi Zou, Yiwu Zhao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00

**Abstract:**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regime changed frequently, and the gentry flourished. Among them, the Xie family came forth in large numbers 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all aspects of society. By the end of Ji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Song Dynasty, Xie Lingyun was born in this turning period. And the family belief of Xie Kun and Xie Hun, who entered Buddhism from Taoism, had an impa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Xie Lingyun's literary persona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poetic style. The frustration of his official career gave Xie Lingyun an emotional tone of resentment and injustice in his poetry creation, and the rich manor economy provided him with the conditions to express his love for mountains and rivers, which led to the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of Xie Lingyun's literary cre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Xie family; Xie Lingyun; literary work

陈郡谢氏是六朝极具盛名的世家大族, 家族中人才济济, 其中尤以谢灵运为甚, 其山水诗的创作为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纵观谢灵运一生的文学创作, 其取得的文学成就离不开家族的影响。本文拟从陈郡谢氏的兴衰、家族传统及政治经济这三大因素观照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发展, 以期进一步理解谢氏家族的兴衰与谢灵运文学创作的关系。

### 一、陈郡谢氏的兴衰

“山阴道上桂花初, 王谢风流满晋书”, 东晋时期, “王谢”之一的陈郡谢氏日益兴盛, 并在谢安、谢玄的领导下于淝水之战后达到顶峰, 晋末宋初开始逐渐走向衰败, 陈之后谢氏家族逐渐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在政治上, 自谢鲲起谢氏家族的成员在正史之中有了独立的传记。谢鲲(281年-324年), 字幼舆, 太保谢安的伯父, “江左八达”之一, 历任江州长史、豫章太守。谢鲲善清谈, 喜读《老》《易》, 成为名士王衍所亲善的“四友”之一, 在当时社会中享有极高声誉, 也为家族文化由儒入玄奠定了重要基础。自谢鲲时期开始谢氏家族在东晋世家大族中有了一席之地, 其子侄相继出任豫州刺史等职位, 推动谢氏家族进一步发展。北伐兵败后, 侄谢万被废, 谢安为维系家族荣誉毅然出仕, 历任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官职, 成功进入东晋权力中枢, 并在桓温死后着力提拔谢氏子弟, 谢玄即为其中佼佼者。谢玄主持创立北府兵, 为谢氏家族奠定武力基础。公元383年, 淝水之战爆发, 谢安为主帅, 谢玄任先锋大败苻坚。两年后, 谢安病逝, 被封为庐陵郡公, 谢石、谢玄、谢琰相继受封, 至此谢氏一门四公, 盛极一时。

**作者简介:** 周静怡(2001-), 女, 汉族, 江西省萍乡市,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19级本科生, 汉语言文学师范。

但是鼎盛的背后却暗藏危机，谢氏家族的声望与强大的武力基础让皇帝颇为忌惮。公元385年，谢安主动交权避祸，病逝于归隐途中。同年，谢灵运出生。在谢灵运三岁时，谢玄病逝，至此烜赫一时的谢氏家族在农民起义与刘宋皇权更迭的双重打击下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在思想上，东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导致门阀观念日重，士族间清谈之风盛行，为了迎合当时社会风气，谢鲲一改儒家家风，崇尚玄学，并引导经学玄学化，使家族得以成功步入士族之林。但是家族内部文化仍带有浓重的儒学色彩，从其子谢尚有着“此儿一坐之颜回也”的美誉可看出。经过谢万、谢安等几代人的发展，谢氏家族的文化得到进一步积淀与传承，并对谢灵运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经济上，“寻坐家僮取官稿除名”证明谢家有一定经济实力，但是从“取官稿”中又可看出谢家尚不十分富裕，与当时的名门望族比仍有较大差距。谢尚、谢万、谢安开始与东晋望族联姻，以此寻求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提高。至谢安时期“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饌亦屡费百金”，谢氏家族财富可见一斑。谢混死后，“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役千人”，由此可见，谢家产业雄厚，至谢灵运继承时仍是“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

## 二、家族思想传统与谢灵运的文学创作

究其根本，谢灵运的文学创作与其家族思想传统密不可分。谢氏家族的思想兼收玄学、道家、佛家三种思想理念，加之家族素有放荡不羁、不拘小节的行为特征，影响了谢灵运文学创作的基调。而谢混作为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引路人，对谢灵运实现从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谢鲲好玄风。据《晋书·谢鲲传》记载：“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sup>①</sup>对玄学的追求深深影响了谢鲲的言行举止，他“优游寄遯，不屑政事，从容讽议，卒岁而已”。尽管谢鲲只是把追求玄学作为自己进入权力中枢的一个工具，但作为谢氏家族的掌权人物，其玄学思想渗透进家族思想传统中，为以玄著称的谢氏家族在魏晋士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奠定基础。谢灵运继承了谢鲲好玄风的传统和思想，并着重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如《登永嘉绿嶂山诗》。诗歌大体上可分为两层，从开头至“蔽翳皆周悉”是第一层，主要记述游览经历及沿途所见风景，“盍上贵不事”至结尾是第二层，富含大量的玄理思想，“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

一。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这两句诗体现了老庄物我合一，恬静无为的养生之道，谢灵运于山水自然中体味老庄人生哲学。

谢氏家族自谢安开始有明显的道教信仰，这可从他的交往活动中看出。据《云笈七签》记载：“晋太傅谢安时为吴兴太守，见黄白光，以问昺，昺曰：君先世有阴德於物，庆流后嗣，君当位极人臣”，杜昺即为五斗米教（即道教）的传人。谢玄与杜昺的往来也影响着整个谢氏家族的信仰，谢玄等人也与道教人士有着密切来往。谢灵运自小便被寄居在钱塘道士杜灵家中，在道家思想的耳濡目染之下，谢灵运的文学作品中无可避免地体现出了道家因素。从《山居赋》中可以看出谢灵运非常推崇庄子，其云“虽未阶于至道，且緇绝于世纓。指松菌而兴言，良未齐于殤彭”，这与庄子在《逍遥游》中体现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谢灵运更是在《山居赋》中直接提到了庄子，“庄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数经历名山，遇余岩室，披露其情性，且获长生。方之松菌殤彭，邈然有间也”。

魏晋时期佛教影响日益扩大，当时为宣传佛教思想，佛学逐渐与玄学清谈合流，世家大族也深受佛学的影响，谢家亦不例外。《晋书·谢安传》曾记载：“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戈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当时谢家除了谢安，还包括谢玄也与名僧交往密切，在《世说新语》中提到谢玄在服丧期间仍与僧侣畅谈至傍晚，从中可以看出谢氏家族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已久。至谢灵运时，佛教经过长久的发展，逐渐摆脱了玄学的外壳，开始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谢灵运继承了家族内部玄学与佛学交融的思想，其本人佛学修养极高，与当时几位佛教高僧私交甚好，曾著《辨宗论》，宣扬道生顿悟之义，又注《金刚般若》并和慧严等高僧修改佛教经典《涅槃经》，为当时佛教思想的宣传做出了突出贡献。

谢氏家族素有不拘小节、放荡不羁的名士做派，在谢灵运身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谢灵运饱览诗书，极具才气，文帝曾赞其诗书为“二宝”。凭借对自身才华和家世的自信，灵运对从政抱有极高期待。但出于对谢氏的忌惮等多方面原因，文帝并没有在政治上重用谢灵运，加之灵运深受家族不循礼教、清高自傲的性格特征影响，导致他在政治上多偏激之举，遂数次被贬。“士不遇”的经历加重了灵运性格中偏激的一面，例如《初发石首城》《自叙》等均表达了谢灵运内心深处的愤懑不满。

谢混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具有启发意义，他作为山

水诗的首倡者，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开启由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变的先河。谢混（？—412年），字叔源，为谢灵运从叔，少聪慧，长于诗文，时人王珣赞曰：“谢混虽不及真长，不减子敬”。《宋书·谢弘微传》提到“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从中可以看出谢混生性孤傲，不擅交际，但重视与子侄在文学、义理等方面的交谈讨论。《南史》中也提到谢混对谢灵运的态度，“从叔混特知爱之”，且曾作诗“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来赞赏谢灵运的诗文颇有创意，具有名家风范，若加以雕琢，必成美文琼诗，而在乌衣巷中的这段经历也对谢灵运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宋书》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而谢混的诗歌主张与清新诗风对谢灵运后来在诗歌创作上扭转玄言诗风，从而创作出真正的山水诗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除了谢混，其他家族长辈对谢灵运的文学个性塑造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 三、谢氏家族的政治经济对谢灵运文学创作的影响

#### （一）政治地位的削弱

公元385—388年，谢安、谢玄的相继去世对谢氏家族造成了极大打击，虽然此时的谢家声望依旧，但实质上已经开始走上了下坡路。隆安三年十月，孙恩起义一爆发便得到了会稽、吴兴、永嘉等八地支持，纷纷杀长吏以聚之，而这些长吏或多或少都与谢氏存在一定的利益往来，这严重威胁了谢氏家族的政治利益。又有《南史列传·谢弘微传》云：“东乡君薨，遗财千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琊诸处。”<sup>②</sup>由此可见，谢氏家族的根基主要集中在浙东地区，而孙恩的这场起义不但直接破坏了谢氏的经济利益，更是杀害了众多谢家嫡系子弟，导致谢家受到重大打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谢家“遣卫将军谢琰、镇北将军刘牢之讨之。”（《晋书·孙恩传》）然而孙恩使计麻痹了谢琰，致使谢琰及其子阵前被杀。谢琰之死让北府军的兵权落到了刘牢之手中，至此谢家又失去了有力的军事臂膀。

孙恩之乱对谢氏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均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紧接着占据了军事优势地位的刘裕借机夺取政权，于公元420年建立了刘宋王朝。刘裕登基后以儒术为尊，对好玄风的世家大族进行了打击，而显赫的谢氏家族首当其冲。刘裕重用寒门，整顿吏治，为维护政权清理了大量士族官吏，谢氏家族的政治力量又一次遭到了削弱。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高祖受命，

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俸禄减少四分之三的谢灵运对朝廷已然有了不满，加上刘义符即位后权臣当道，谢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被徐羨之等人忌惮并设法贬为了永嘉太守。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仕途的失意却使得谢灵运在文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灵运将心中的失意寄托于永嘉及其附近秀丽的风景之中，在任太守的短短一年之中就写下了如《登池上楼》《登永嘉绿嶂山》等优秀山水诗。这些作品大多在描写自然风景的同时仍是带有玄言意味，在隐逸之志下又难掩抑郁激愤之情。如在《登池上楼》中，作者以“潜虬”喻清高孤傲的生活，以“飞鸿”喻积极入世的追求，然而这两种愿景作者却都难以实现，在感慨时运不济之下他只能安慰自己“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在还归故乡始宁后，其对自身的伤怀之感与对家族的忧虑之情凝结出对于先祖的愧赧难安，于是他作《述祖德》诗二首来表达自身对先祖难以言说的愧疚与不安。他写道：“委讲辍其论，改服康世屯”，赞美祖父不慕名利，一改谈玄说道之风转而从武，抗击敌军，从中对祖父的尊崇可见一斑。宋文帝即位后，由于对谢灵运的才华极为欣赏，遂任命其为秘书监，后令灵运撰《晋书》。事实上，这并非是皇帝重用谢灵运的表现，而恰恰体现了对谢氏家族的忌惮，这一任命仅是对于灵运本身文学成就的肯定。自此，灵运对仕途之事哀默绝望，故常常称疾不朝，终上书求归。或许是对自身坎坷仕途的绝望，他在行事上更加放浪形骸，最终于公元433年以叛逆罪处死。

#### （二）富足的庄园经济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颁布占田、课田令，据《晋书·食货志》载：“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公元383年由谢安领导的淝水之战大捷，令谢氏家族跻身于一流门阀世家之中，基于此制度，谢氏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至晋末宋初时形成以此为主要的经济形态。

晋安帝元兴二年，谢灵运承袭康乐县公，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谢氏家族强大的经济底蕴为谢灵运纵情山水奠定了坚实基础，谢灵运在《山居赋》写道：“其居也，左

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观风瞻云，方知厥所。”谢灵运居处清幽，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这深切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题材并提供了无限灵感。即使是在谢氏家族逐渐没落的后期，丰厚的家族基业仍然为仕途失意的谢灵运纵情山水且继续文学创作提供了条件，这也促使谢灵运创作了大量极富个人特色的山水诗。

谢灵运的诗歌中景物描写的颜色对比度强，意象密集，多运用铺陈排比、移步换形，表现出富艳精工的风格。例如“陵隰繁绿杞，墟囿粲红桃”“初篁苞绿籊，新蒲含紫茸”等，诗句中将“红绿”“绿紫”组合，颜色浓烈，抓取出景物的主要特色。谢灵运的诗句中运用了大量铺陈排比，如“石室冠林岵，飞泉发山椒”“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其中“石室”“飞泉”等意象罗列层层递进、一气贯注，勾勒出一副自然澄澈之景。诗人还喜欢在景物描写中运用移步换景之法，由近到远、由上到下，随着诗人视野的变换进行场景变更，展现丰富的画面，如“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中由近处的山涧密石转换到远方的山林树木，转变自然，无刻意雕琢之感。

谢灵运的写景细腻生动，主要表现在感官的体悟和对声色的追求上。在“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中兼有听觉和视觉，而“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中则是视觉和触觉相结合，多种感官灵活运用来描绘声色，将景色更具象地呈现出来。谢灵运善用工笔刻画的手法，对自然景物进行细腻描绘，如“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白芷竞新苔，绿璜齐初叶”两句中运用“没”“增”“叠”等动词，“白”“新”“绿”等形容词对景物进行精细刻画，描绘了一幅日落春景图，但刻意的描绘难免产生雕琢繁芜之感，这是其创作中的一处弊端。

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有着程式化的结构，通常表现为先叙事再写景最后抒情的模式。以《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为例，诗可分为三层，“朝旦发阳崖……停策倚茂松”即为第一层，主要记述了作者从南山至北山的

出游，而“侧迳既窈窕，环洲亦玲珑……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则是细致描绘了沿途见闻，最后的部分就是阐述作者心中对玄理的理解。该结构模式将叙事写景抒情结合，以物寄情，借景抒情，他的创作使得山水诗脱离玄言诗的桎梏，山水被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影响后世的诗歌创作。

纵观谢灵运的一生，他虽诞生于谢氏家族盛极而衰之时，但命途多舛的人生似乎并没有消弭他的创作热情，反而使其更加纵情于山水诗之中，通过文字来抒发内心的丰富情感。重玄言的家族传统塑造了谢灵运不羁的文学个性，族叔谢混的文学观点扭转了谢灵运的诗歌风格，佛道思想的融合影响了谢灵运诗歌的创作思想，政治地位的下降和富足的庄园经济更是推动了谢灵运诗歌创作走向高潮。综上所述，谢氏家族的兴衰与谢灵运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密不可分的，今人不可孤立地看待谢灵运的文学成就，而应全面深刻地研究问题。

#### 注释：

- ①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②李延寿.南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参考文献：

- [1]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中国台湾：里仁书局，2009.
- [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施永庆.论家族文化对谢灵运的影响[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0.
- [5]杨东林.谢氏家族兴衰与谢灵运、谢朓诗歌感情基调[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8卷第1期：85-90.
- [6]龚贤.谢氏家族的庄园经济与谢灵运的山水诗[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1卷第1期：35-39.